

桃
夭



设一张情网
缚两代风云

《桃之夭夭》
六期连载

超强女主
上演旷世奇恋

慕长情：
以我之名 / 护你一世长安

初见
他是企图“克”死自己的闲王

她是为了逃命
上错喜船的替嫁丑妇

凤 鸣 安

长安
微暖
著

1

倒霉皇子
&
擅毒军师

从相看两厌到相约白头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面对慕长情 / 机关算尽
却熬不过“情”之一字

凤鸣
长安
1

长安
微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鸣长安. 1 / 长安微暖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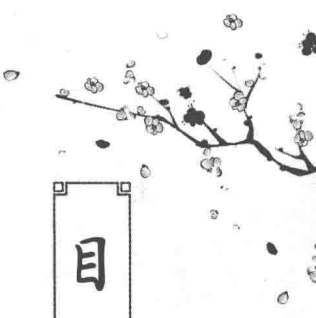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4-3213-1

I. ①凤…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2399号

- | | |
|-------|---|
| 书 名 | 凤鸣长安. 1 |
| 著 者 | 长安微暖 |
| 选题策划 | 桃夭工作室 |
| 责任编辑 | 张倩 王青 |
| 文字编辑 | 巩思燕 |
| 出版发行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印 刷 |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字 数 | 337千字 |
| 印 张 | 10 |
| 版 次 |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94-3213-1 |
| 定 价 | 36.8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002 第一章
初进闲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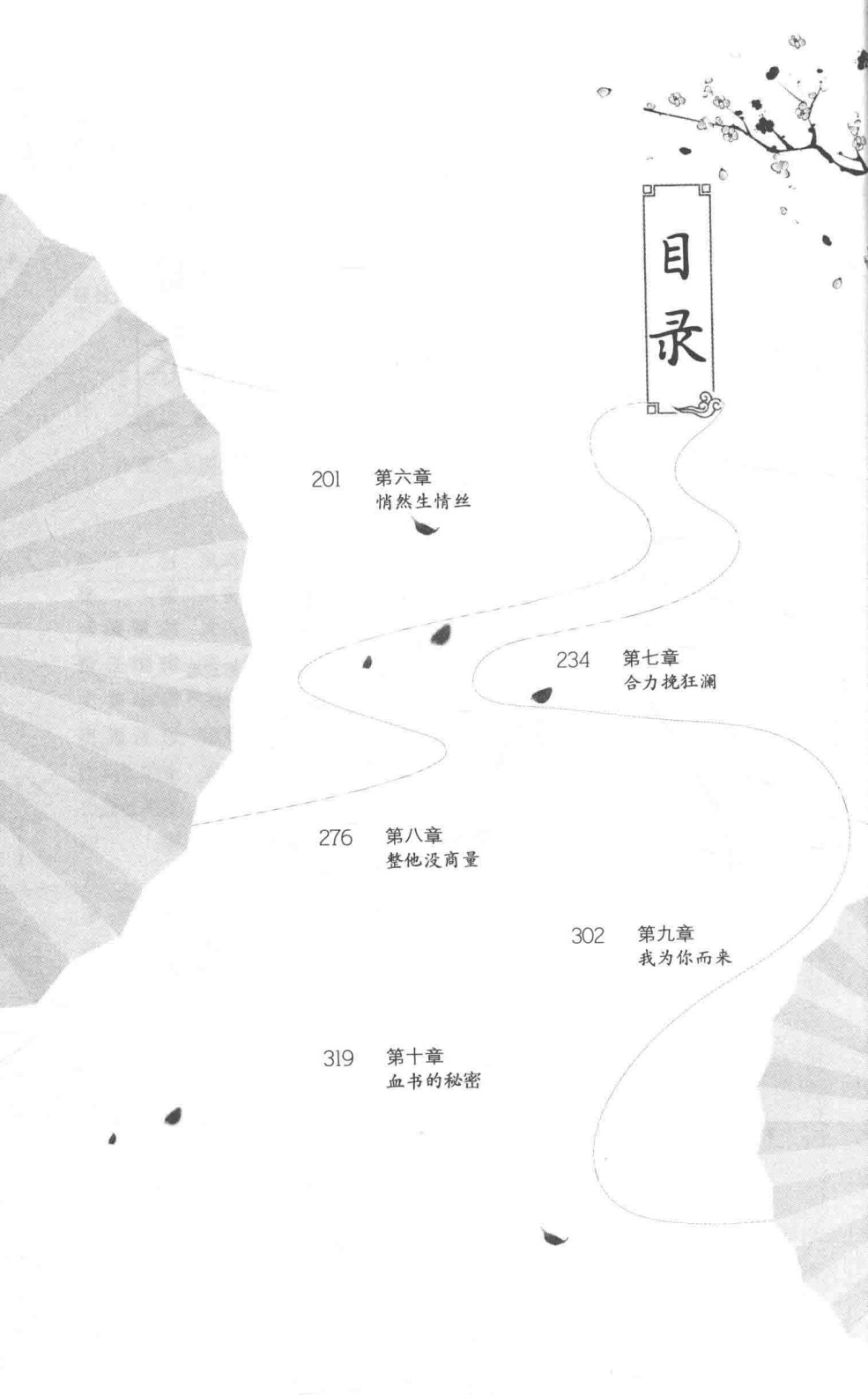
047 第二章
浴桶情戏弄

103 第三章
立下同盟誓

125 第四章
闲王妃驾到

163 第五章
冰封河阳府





目录

201 第六章
情然生情丝

234 第七章
合力挽狂澜

276 第八章
整他没商量

302 第九章
我为你而来

319 第十章
血书的秘密

河阳吊

第一册

盛元国，安庆十一年，夏。

深夜。滂沱大雨浇得满大街见不到一个鬼影，噼里啪啦的雨声中，一艘黑漆漆的大船缓缓驶离涂州码头。

大船二楼有间喜房，龙凤烛刚被风吹灭了，淡淡的青烟随风散开，风里裹挟着一股兰花的幽香。

云长安泡在浴桶里，乌黑如缎的长发堆在头顶，用一根碧玉簪绾住，白皙的脖颈全露了出来。

浴桶前放着一扇屏风，外面站着船主，她今晚的“新郎”。

云长安心里有些奇怪，她要嫁的分明是一个要死的老头儿，怎么会如此高大挺拔？“主子，她叫傅翠娥，是傅秀才家庶出的五小姐，生于阴年阴月阴日阴时鬼门大开之时，克父克母克家人，其命数保证能克得您三世不得超生……”

门外慢悠悠地响起谄媚声，抑扬顿挫的腔调让云长安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哪家的爷，居然如此重口味，如此虐待自己，要把他自己克得三世不得超生！若真想找种痛苦的死法，往外面五步跳下长河，就能喂鱼喂虾，再不然，拿起桌上的茶壶往自己的太阳穴上狠敲几下也成。

他为啥要挑这么一种高难度的死法？那得克到猴年马月去啊？慢着……她顶替的人不叫傅翠娥！

那姑娘叫肖五娘，出生于勾栏院，不知生父是谁。生母前些日子病死了，老鸨嫌那姑娘人蠢学不会琴棋书画，于是将其卖给一个将死的老头儿去冲喜。

肖五娘急得要跳井，被她救了下来。

云长安已经在这个边陲地逗留了一个多月，眼看搜捕自己的告示贴得四处都是了，她急于出关，逃离盛元国，于是主动提出替肖五娘出嫁。

若眼前这人不是老头儿，那他是谁？

她一个激灵，想到了码头前泊着的另一艘船。

糟糕，她上错船了！她双手扶在浴桶的边缘，慢慢地把小脑袋探出屏风外，想要看看这位想让人克死他自己的男人长啥样。

外面的男子此时也慢慢转过脸看向她……四目相对，空气凝固，连雨声仿佛都停了。

这人穿得一身漆黑不说，脸上还戴了副黑面具。

呵呵，可能此人长得太丑，所以想不开要折磨死他自己？

“啊……”门外响起一声惨叫，是先前谄媚的那个人。

他大步跳进来，抖着手指向云长安，气急败坏地说道：“没人说过你这么丑啊！”她的脸，一半如月光，一半似烈焰，眼皮有气无力地耷拉着，每呼吸一次，眼皮子就抖一抖。

云长安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哆嗦了两下，飞快地缩回屏风后。

“把衣服穿上。”面具男出声了。

这是一道淳厚的嗓音，浸着些许凉薄之意。不知道为什么，云长安听到这声音，就想到了用冬雪酿的酒。

她一边披衣，一边飞快地想对策。

肖五娘胖，所以喜服很大，简直能装下两个纤瘦的云长安。一直躲在她衣裳里的小鸟“胖喜”被她抖得急速下滑，恰好落在她的裤子中间，被惊醒了，挣扎着往上钻。

胖喜是她十二岁生日时，父亲送给她的礼物，一只青色长山灵雀，极通人性，会学人说话，还会唱小曲，可惜在那场大火里熏坏了嗓子，再也发不出如泉水叮咚般动听的声音。

这一路逃亡，胖喜一直陪着她，帮她偷令牌，吸引追兵的注意力。她睡着的时候，它就放哨；她醒着的时候，它才会蜷缩着睡一会儿。

此时喜服柔滑的丝绸被水浸湿，毫不客气地贴身展示着她玲珑的曲线。站在屏风外的两个大男人眼睁睁地看着“新娘子”的两腿间有东西慢慢撑起一个帐篷……她的小手还在不停地前后、上下……

这情形，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男子猛地打了一个哆嗦，扑通一声跪到他主子的面前，不停地磕头。

“主子饶命，我真不知道她是个男人！”

云长安捏着胖喜的翅膀，有些茫然地转头看屏风——她怎么就成男人了？

“丢出去。”男子转身就走，语气不带丝毫感情！

“主子……三王的船来了。”外面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有人停在了喜房门口。

男子大步走到船舷前，接过手下的人递来的望远镜看向远方，十多艘大船正嗖嗖而来，速度极快。

不一会儿工夫，那十几艘船靠近了，十数个穿着银色轻甲的男子手牵长索飞跃过来，六爪铁钩牢牢地勾紧了船舷，再利落地在两船之间搭上了长长的黑色木板。

云长安看得很清楚，木板上面是盛元国三王爷的蛟形纹饰。

三王爷慕轲寒，对剿杀云家六族的事也挺积极呢！

是她的疏忽，她过于着急出关，如今想想，盛元国和天晋国即将开战，在这种时刻能出关的人，当然不是普通角色。就像她要“嫁”的死老头儿，就是涂州城主的亲叔父，所以才拿到了一块出关的令牌。她要去的方也不远，就在河的对岸。她本想在渡河之后脱身，钻进密林深山，去天晋国。

“七弟，好久不见。”慕轲寒撑着一把褐色油纸伞从两船间搭起的木板上过来了。

听到这个称呼，云长安倒吸了一口凉气！七弟？难道那个挺拔的男人就是人称天下第一倒霉鬼的七王爷慕长情？

就这家伙，听说已经娶了十一房夫人，全被他克死了。

更有传言说，自打他出生，倒霉的事就不断。他喝水被水呛，吃饭被饭噎，就连宠幸小妾也会抽筋抽风到不得不请御医前去救治。还有，他身边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摔死的、碰死的、走路被飞来石块砸死的不计其数！

还有，他戴面具是帝君的圣意，说是以免被鬼神认出他后带走他的命。可傻子也知道，皇帝根本不是怕他死，而是怕被他克死，所以令他把脸藏起来，眼不见为净。

云长安啧啧轻叹，难怪慕长情想克死他自己，活成他这样，果然要死了才舒坦。试问这天下，还有谁的命比慕长情的更硬？

难道是她六族死得差不多的云长安？

“七弟入关，怎么也没说一声。”慕轲寒在离慕长情五步的地方停下，没有再靠近的意思。

“没什么好说的。”慕长情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管怎么样，七弟是迎娶新夫人，贺礼理应送到。”慕轲寒也不在乎他的淡漠态度，眼睛往他身后的屋里瞟，笑意盈盈地说道，“不如请新夫人出来一见？”

“真想见？”慕长情转头看他，语气里带着几分讥诮。

“想见。”慕轲寒点头。

管家在二人身后抹汗，颤声说道：“启禀三王爷，我们新夫人……是个男的。”“啊？”慕轲寒嘴角颤了颤，飞快地走到门口，大声说道，“掌灯，请新夫人出来。”

侍卫立刻拎着灯笼进去，把屋里每一支蜡烛都点了。云长安穿着湿漉漉的大红喜服，满头青丝像鸟窝一样堆在头顶，耷拉着眼皮子，怯生生地瞟向慕轲寒。

“她……是男的？”慕轲寒绕着她走了两圈，视线停在她的脸上，眼角抽了抽，“人丑成这样，七弟，你怎么也肯要？来人，脱衣，我要验身！怎能让男儿之身来侍奉七弟？”

慕长情走过来，手指捏在云长安的衣角上，慢慢地把衣服往上扯紧：“三哥，我的夫人，你验什么身哪？我就算真的要男子侍奉，也不干三哥的事。”

慕轲寒愣住了。

“再说，她丑，那也是我的人。”慕长情转头看他，语气越发讥诮。

“我是怕这些下人故意欺负你。”慕轲寒打起了哈哈。

慕长情把云长安的头发捋到后面，手指捏住她的下巴，轻轻摇了摇：“家有丑妻，未尝不是好事。能续命，能避祸。”

把她当门神使？

云长安翻了个白眼。

虽然是故意易容成这样，但是被慕家的男人如此议论，她还真是不爽啊！

“不过，七弟，你要用命硬之女改命，这事若被父皇知道了……”

慕轲寒压低声音，似笑非笑地看着慕长情。

“三哥就这么盼着我死？蝼蚁尚且偷生，三哥何苦咄咄逼人。”慕长情的手顺着云长安的胳膊往下滑，“我要洞房了，三哥要看吗？”

“啊，哈哈，七弟这是哪里话。三哥当然希望你好好地活着。”慕轲寒眼神闪了闪，打着哈哈往外走。

房门从外面被关上，留下“夫妻”二人站在喜烛前四目相对。

“脱了，躺下。”慕长情突然抬手，指尖抵在她的肩上，把她往后顶了顶。

真的睡啊？他要真敢睡她，云长安就弄死他！

想她云长安，也是京中数一数二的角色，父亲是辅佐了两代帝王的大军师，战功显赫。她自小跟着父亲和哥哥们学习兵法，虽不精湛，但仅凭她一人之力，甩掉万千追兵，成功逃了半年之久，这就是本事。

弄死眼前的倒霉鬼，也不算难事吧？

“王爷，夫人，请饮合卺酒。”管家带着丫鬟进来了，脸上堆着笑，亲手捧上了两只玉杯。

云长安扭头看屋外，慕轲寒还在外面站着呢！

怎么办，今晚能否逃出去？

慕长情接过酒杯，轻轻抄起面具，把酒杯凑到嘴唇前。

云长安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他的嘴唇，真好看啊！厚薄适中，嘴角微微上扬，带着慵懒的笑意。

“这是合卺酒，你们夫妇二人要交臂而饮，意为天长地久！”慕轲寒在门口嚷嚷。

慕长情听闻此言，居然真的把手臂绕过来，捏住了她的下巴，把酒喂进了她的嘴里。

好辣！云长安呛得咳嗽起来。

“恭贺七弟得新妇，现在尽情享受洞房花烛夜吧。三哥就在隔壁陪着七弟！”慕轲寒见二人饮了酒，拊掌大笑，令人关上房门。

他不走？他不走，云长安要怎么逃啊？

正在云长安慌乱无措之际，慕长情突然抓住她的衣服，用力撕开。

刺啦一声……薄绸碎裂，露出她曼妙的身子。

云长安急了，抱着双臂飞快地蹲了下去，怒斥道：“你干吗？”

“出身勾栏院，还怕别人看到？”慕长情用指尖勾住她的下巴，淡漠地说道。

他什么意思？云长安脑子有些发晕。慢着，他知道她不是傅翠娥？她猛地瞪圆眼睛，错愕地看着他。

也对，他要娶新夫人，怎可能不先看看画像？码头边泊着两艘船，他又怎么可能不让人查明另一艘船的船主？

就在方才看到她时，他就已经知道新娘弄错了。若不是三王突然上船，她此时已经被丢下了大船！

就在这时，她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头晕得厉害，热血乱蹿，心也开始燥热不安。

糟了，这酒有问题！

慕轲寒肯定是故意恶心慕长情，想让慕长情睡了她这个丑姑娘！

他的情况似乎也不妙，面色赤红，双目灼灼，如有火焰在他的身体燃烧，连她都被烫到了！

床幔被他挥手放下，挡开满室亮光……

她正欲奋力一搏，一口咬住他的喉咙时，他的手直接摁到了她的额头上，冷冷地说道：“想活命，躺好！”

云长安当然想活！

“叫！”他的手移到她的脸颊上，用力捏了一下。

啊……云长安痛得大呼了一声。

门外，慕轲寒侧身贴在门板上，支着耳朵听屋里的动静，满脸得逞的笑。

“启禀三王爷，肖五娘和傅翠娥的画像送到。”一名侍卫捧着两幅画过来，深深地弓腰，把画抖开。

一幅画上女子眉清目秀，神情温婉。

一幅画上女子一半容颜如月，一半容颜似火，还肿得老高，丑如夜叉。

侍卫指着画中的丑女说道：“肖五娘的生母是涂州春华院的头牌，原本是服了药要把肖五娘打掉，没想到这女子命大，愣是生下来了，只是脸被毁成了这样。她的八字极好，是百年难遇的旺夫命，所以涂州城主安如意的叔父想买回去冲喜续命。”

慕轲寒的手指在肖五娘的画像上戳了戳，笑了起来：“老七原本是想以毒攻毒，现在好了，弄了个大富大贵的命，我看他怎么续命。走了，回去！”

“是。”侍卫把画卷好，丢给了守在一边的管家。

慕轲寒的船队走了，留下满河风雨声不停地灌入耳中。

云长安却还在烈火里焦灼着。此时慕长情突然翻了身，手直接钻进了她的腰带，落到了她的双腿间……

她的心脏扑通一声，差点没撞破胸膛——他怎么摸她那儿呢！

“先前，你这里是什么？”慕长情盯着她的脸，冷冷地问道。

啊？云长安不明所以地看着他。莫非他看到了胖喜？

“那个竖起来的，是什么？”慕长情问得更直接了！

云长安脑子里嗡嗡的，一阵乱响。竖起来的，是胖喜啊，是鸟！那他还以为会是什么……天哪，难怪管家说她是一个男人！

这让她如何解释？说她把一只鸟藏到裤子里？

“我要了个母亲教我的小戏法，吓人用的……”她结结巴巴地解释。

“现在再变给我看看。”慕长情的手还覆在她的腿间未动。

云长安想去死一死！

“每天只能变一次，爷想看，明天。”她硬着头皮应付道。

“现在变。”慕长情墨瞳微缩，盯着她不放。

云长安的眼眶红了，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一路无数艰辛委屈，她都悉数咽下，原本以为今天会是苦难的终结点，她能逃出盛元国了，却不想，一个跟头狠狠地摔在这里。

怎么办哪，她还想留着清白的身子，以后找个江湖侠客，二人逍遥谋财，繁华一生！

“你自己有，自己变好了。”激怒之下，她突然也伸手，重重地往他的腿间抓去。

她抓得很重，能听到慕长情呼吸声微变。

帐中的气氛变得格外诡异！

一个倒霉鬼，一个丑女，两个人的手都覆在对方不可描述的部位，互相瞪着，都没撒手。

云长安渐渐地开始口干舌燥，心中烈焰滚滚燃烧。

她并非不害臊，只是她不肯服输！她就当自己现在抓了一只黑乌鸦，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们四目相对，心跳声加速，就在她被他黑亮幽深的双眼盯得快要

疯掉时，他的手终于从她的身下撤了出来，手指飞快地在她的身上点了几下，侧身睡了过去。

他顶不住体内的热火，也不愿意碰她这个丑八怪，干脆点了她的穴！

云长安像木头人一样僵躺着，悲愤地盯着被风吹得微微晃动的大红床幔。

烈酒在她的体内肆意冲撞，她燥热难安，却不能动，这种滋味简直比死还难受……

云长安发誓，有朝一日也要把慕长情绑起来，喂他十斤猛药！

五日后，闲王的官船抵达了河阳城码头。

这地方原本是荒凉的不毛之地，东面是大漠，西面是长河，以前盛元国的重犯都被流放到这边。

慕长情在冷宫住到十六岁，被皇帝丢到这里，封了闲王。

为何单挑了这个闲字？因为他就是一个闲到长毛的王爷！

慕长情让管家把她丢到闲王府最偏的一个小院里，扬长而去。

看着小院里四处乱长的野草，云长安愁肠百结。走？这不毛之地，她能躲哪儿去？不走？可他毕竟是慕家人，是她的灭门仇人！

算了，她暂时住着，算是有一个落脚之地。

她走到榻前，摸了摸虽旧却还算松软舒适的被子，飞扑了上去。她好久没有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呢。

刚闭上眼睛，她脑海里立刻浮出一张俊脸。那是她原本要嫁的人、慕长情的四哥、盛元国权势最大的皇子——慕正曦。

那是盛元国最有才情、最俊俏的男子，满京城的女子都心心念念想嫁的正曦皇子，也不知道怎么就看中了她，向她求亲。她也曾满心欢喜过，也曾恨过怨过，如今只剩下求生的愿望。

她的爷爷云开城辅佐了两代帝王，父亲更是亲手扶着当朝皇帝坐上龙椅，何时有过反叛之念？

但君王心，岂能让人轻易猜透？

盛宠之下的云家六族，数百人口毁于一日之间。云长安跌跌撞撞一路逃出来，路上不知道看过多少追捕斩杀告示，每一张都在她的心上捅了一刀子。

她不能去报仇，她牢记着母亲的话，要好好活下去。对了，她的书！

她看了一眼守在一边的两个丫鬟，把她们支使出去，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两只鞋底的暗层，各拿出半本绸制的小册子，轻轻合在一起。

这是云家传下来的《军师谋略》，逃出来的时候，娘亲把这本书给了她，让她去找岚师叔。天下之大，去哪里找行踪飘忽不定的岚师叔啊？

云长安想了一会儿，肚子咕咕地叫。她把两个丫鬟叫进来，准备让她们弄点吃的。

两个小丫头为难地看着她，声如蚊蝇地回话：“夫人，府里的规矩是，各院拿月钱去换粮签，再去领粮，各院做各院的饭菜。我们这里每月的月钱是一两银子，这个月的月钱还没有发。而且之前的夫人走后，这里空了很久，我们原本是在前面的兰姬院里做事，所以……没钱……”

所以没饭吃？想要吃饭，得自己掏钱？

云长安被慕长情这里的奇葩规矩震惊得七魂六魄都在发抖。

自己的老婆吃饭要掏钱！

哪家会有这样的规矩？就算她是个假老婆，那出于一个男人的风度，这进府的第一顿饭，也不应该让她自己掏钱啊！

“你们叫什么？”她抚了抚额，强行打起精神。

“奴婢叫冬至，这是我妹妹，叫春分。我们是亲姐妹。”包子脸的丫鬟往前一步，福身。

“夫人，您就带这么一点嫁妆呀？”春分打开她的箱子，叹气摇头。里面衣衫两三件，布鞋一双，铜钱三十枚。

“拿着去外面买点吃的，我去前面走走转转。”云长安看了一眼包子脸丫鬟，把带来的三十枚铜钱包好给了她。

“夫人，晚上最好不要乱走……”冬至又开口了。

云长安看冬至一眼，索性坐下。她倒是要听听，这里到底还有什么破规矩！若让她忍不了，她马上就走。

“咱们这边是南院，住的都是主子的姬妾。主子住在西院，没有主子的召唤，您不能过东边的那扇门。若敢擅自闯入，会被打断腿的。”

“可是，他的夫人不是死光了吗，还有姬妾？”云长安惊讶地问道。

“夫人是死了，但是姬妾还有很多，这里住了有十六个。”春分往外努了努嘴，有些同情地看向她，“都特别貌美。”

云长安托着腮，凝视着窗外。

原来，慕长情只克正房老婆，小老婆们却活得好好的，这是什么破

烂倒霉命！

“在我们这里，死并不可怕，死了干净。怕的是受伤生病之后久久拖着，白受折磨。因为我们没有药可用。”冬至皱着包子脸，无奈地看着她。

“啊？没有药是什么意思？”云长安惊讶地扭头看冬至。

“我们主子八字与药相克，需要远离有药的地方。我们河阳城只有一位大夫，药都在那位大夫的手中。这位大夫住在军营之中，以男子的阳刚之气镇住药的煞气。咱小百姓受了伤了生了病，都得自己硬挺着，不然就自己想办法。夫人您估计是要不到药的！”春分嘴快，也不留情面。

云长安吸气、吐气，拼了老命让自己镇定！

活到现在，她头一回听说药有煞气！慕长情才是这世上最煞的煞气！真的，这地方绝不可久留！她在这里活不过一盏茶的工夫，她会被活活气死、饿死、克死！

“还有一件事，进了河阳城，只有一个城门。亥时三刻开始宵禁，至第二日辰时解禁，但凡在解禁前有靠近城门者，除非有令牌，否则一律打断腿。就算侥幸出了城门，外面就是河，没有船根本过不去的。”春分又提醒道。

云长安刚刚兴起的入夜就走的念头被寸寸掐灭！

一连三日，慕长情都没理会过云长安，似乎把她这个丑八怪忘了。虽然她每天只能吃白粥青菜，但好过疲于奔命。云长安决定在这倒霉鬼的府第里混上一段日子，筹集一些盘缠再走。山高水远，她真的不想再挨饿了。

外面和风细雨，似乎是在为她的决定叫好。她铺着地图，认真研究从河阳出去，到哪里最快最方便时，冬至忧心忡忡地进来了。

“夫人，宫里来人宣旨了，您快随奴婢去接旨。”

云长安打了个冷战。接旨？莫非是她的身份被察觉了？怎么办？

“十二夫人，快一点。”管家阴阳怪气的嗓音从院门外传了进来。

云长安往外看了一眼，好家伙，来了五个人！这是怕她跑？

冬至拿来伞，小声说道：“都到了，就等您了。”

罢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若真实身份败露，她就杀几个慕家人当垫背的。

云长安打定主意，藏好短刀，跟着管家和冬至前去领旨。

慕长情的寝宫出乎云长安的意料，极奢华，不输皇宫。他歪歪地躺

在翡翠珠络垂帘后，依然黑衣黑靴，面覆黑面具。一双乌黑的眸子藏着山水丹青，波澜不惊。

他的姬妾们都跪在屏风外，确实生得一个比一个美艳。

云长安的出现，让大厅里的气氛变得有些诡谲不定。

她实在太丑了，丑到让人不忍直视。

“闲王殿下，奴才宣完旨了。”传旨太监看了云长安一眼，嫌弃地咧了咧嘴。

完事了？那叫她来干什么？她能走了吗？她缩在人群后，警惕地看着传旨太监。

慕长情这时哼了一声，几根指尖从袖子口探出来，轻轻挥了挥，动作慵懒优雅，似一只躺了一万年的豹子。

传旨太监瞬间换成了一副笑脸，弓着腰退到墙边站着，态度十分恭敬。

云长安早就听说过，满朝上下没有人敢当着慕长情的面不恭敬，就怕他一不高兴，抖动抖动胳膊，把霉运抖到自己家去，所以虽然大家讨厌他、嫌弃他，却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嘚瑟，全都拿出供神佛的姿态，尽量哄他高兴。

一个人能靠倒霉赢来众人的“尊敬”，这也是一桩幸事吧？还真别说，云长安若能有这样的“霉功”，她会天天站在皇宫大门前抖胳膊，抖到慕家上下八代都倒霉透顶。

姬妾们依然跪着，大厅里依然安静。慕长情不出声，大家都不敢动。

“上药。”此时管家过来了，带着一队奴仆，每人手里端着一只玉盏，送到众人面前。慕长情也有一盏。

“这是啥玩意儿？”云长安愣住了。

“滋补之药，喝吧。”管家蹙眉，亲手把药碗往她的嘴边推。

药汤碧绿，散着幽香。

云长安闻到这气味，脸色大变，心跳如擂鼓。这哪是滋补之药？

一盏“绿幽”定十年忠诚。饮下这盏毒药，每月必服解药，若不按时服药，就会肠穿肚烂，疼死为止。

慕长情和众姬妾顺从地接过药盏，一饮而尽。唯独云长安没接药。

“灌。”慕长情扫了她一眼，声音愈加慵懒。

这家伙，被赐毒了还这么高傲，活该被毒死。云长安后撤一步，准备逃走。管家比她动作快，摁着她的肩，指挥奴仆给她灌药。